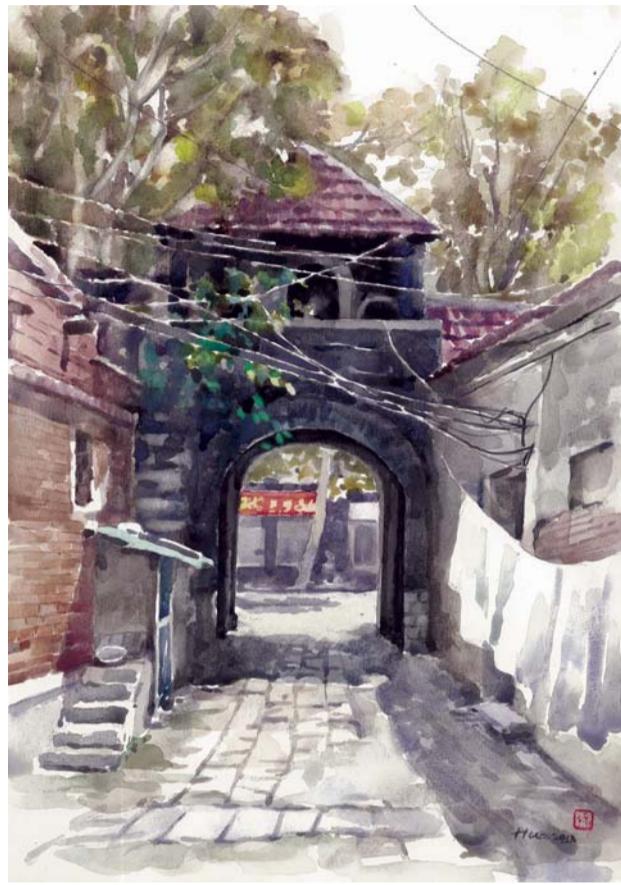




棉行龙头“阜成信”

文/画 张国华



【休闲地】

□徐勤玲

济南市博物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千佛山下。每次登临千佛山后，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博物馆，静静地感受它所散发出来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博物馆一楼有四个展厅，其中一个展厅常年展出济南出土的唐宋时期的石佛像。那些佛像造型精美，形态各异，从中可以看出唐宋时期济南政治经济的繁荣和佛教的兴盛。另外三个展厅则经常展出各类文物、字画等。在这里，我曾观看过古代单色釉瓷展，青釉、绿釉、黄釉、紫釉等各色釉瓷，做工精美，色泽艳丽，光彩照人，借此可以了解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和炉火纯青的技艺。我还观看过“八大山人书画碑拓展”，八大山人笔下的植物如

追寻城市的人文印迹

石榴、竹子、雪松等，简约利落，气韵生动。他笔下的动物如孔雀、玉兔、灵猫、鹤鹑、八哥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从这些书画中，我仿佛读懂了八大山人那颗寂寥纯粹的心灵。另外，我还观看过“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及一些现代名家书画展。这里是人文艺术的荟萃之地，它立足本土，又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使我们不仅能了解深厚的本地文化，又能开阔视野，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

博物馆二楼展厅的主题是“古城辉煌”，主要以图片、文字、出土文物的形式介绍济南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这里，我知道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与济南的渊源。除了众所周知的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是济南人，春

秋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元代诗人张养浩也是济南人；三国时期曹操曾为济南相，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曾在济南任职，留下传世名画《鹊华秋色图》；明代文学家李攀龙、清代文学家王士禛曾在济南读书会友……

这些灿烂的文化令我神往。因此，当我走出博物馆，漫步于济南的街头巷尾，徜徉于风景名胜之地时，总是忍不住去追寻济南的人文印迹。在趵突泉公园的白雪楼，我仿佛能看到李攀龙当年在此伏案苦读的情景；夏日漫步于荷香柳绿的大明湖畔，就会遥想李清照乘舟晚归的情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秋游大明湖，在湖畔的秋柳园，就会想象当年王士禛与友人饮酒赋

诗的场景，湖面微泛涟漪，湖岸柳丝轻拂。

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也深深地吸引着我。这幅画描绘了济南的名山鹊山和华山秋天的景色。画面中平川洲渚，红树芦荻，渔舟出没，房舍隐现。绿荫丛中，两山突起，遥遥相对。中秋时节，我独自一人来到济南郊外的鹊山和华山，一睹鹊华秋日风采。正如画中所绘，鹊华两山满目苍翠，遥遥相望；鹊山浑圆，华山尖耸。从山顶眺望，满城风光尽收眼底。

博物馆是一座文化宝库，借此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城市的文明。追寻着这些文明的印迹去亲身感受城市的文化，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城市，从而更加热爱它。

【80后观澜】

□郭大路

军哥

军哥是性子直、一根筋的人，跟济南著名的4路公交车行驶线路一样，不拐弯，一竿子到底。

军哥好酒，酒量一般，但凡是有白酒不喝啤酒、有扎啤不喝瓶啤、有瓶啤只对嘴吹绝不倒杯，咕咚咕咚之后一个饱嗝，晃晃悠悠起身找厕所。有年军哥同学聚会，喝高后凭借灵台最后一抹清明摸到我家，拽开厕所门嗷嗷狂吐，又哭又笑折腾了整宿。第二天复读机般嘟囔“戒了戒了，再也不喝了”不下一百遍。我说他喝大酒伤身不值，他说感情涌上来开心。打这以后，军哥依旧是白酒不喝啤酒、有扎啤不喝瓶啤，只不过瓶啤变成了倒小杯。

这几年我跟搬家较上了劲，无论是从北到南还是从南到东，夏日炎炎抑或寒风凛冽，军哥知道了，从来是二话不说拍马杀到，扛箱子搬桌子打扫卫生归置家具，全情投入毫不惜力。我说哥们仗义兄弟无以为报，他一句少废话别放屁，挥手消失在暮色里。

济南娃娃

李叔

你见过为一件看得见开头猜不到结局的事儿窝家里干巴巴等三年依旧执迷的人吗？军哥干得出，还不悔。

“你们这个年纪，朋友就得摘着交了，军哥挺实在！”李叔这么跟我说。第一次见李叔，我还在上小学，印象中的他外表粗犷结实，却丝毫掩盖不住一颗文艺的心。

那个年代四海香的电烤羊肉串阵阵香气随风飘散，夜晚的西门桥隐约倒映着粼粼波光。

我们在大明湖划船，他用当时最时髦的台湾产理光牌傻瓜相机记录下我和我哥的窘迫惊慌。

相片洗出来，他又极风雅地用钢笔在背面题上一首首打油诗，比如“湖面起微风，桨沉划不动，哥哥没头脑，弟弟不高兴”，比如“一前一后坐，一上一下划，只见原地转，何时能靠岸”。用他的话说：“俩熊孩子挺可爱。”

李叔热爱生活，善养花鸟虫鱼，喜逛文化市场。他早晨醒来头件事准是摆弄阳台上那一盆盆花儿，心满意足看着它们在阳光下摇曳生姿。英雄山文化市场的古玩字画、良石美玉和古木紫砂，在李叔眼里，这些物件充满了诱惑。逢周六周日，他都会杵这儿泡上大半天，一手揉着麻核桃狮子头，一手把玩着寿山石把件，手腕上那108颗小叶紫檀佛珠历经岁月的褒奖，渐渐地有了迷人的包浆。

作为老济南人，李叔不乏三五知己，他们很有趣，是那种一说话你就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的有趣。

片老三和二成

片老三排行第三，年纪不大，平素不善言说继而惜字如金，继而变得老成稳重，继而变得善拿捏、不妄动，继而落得敬称“片三爷”。三爷喝酒有意思，越喝话越多，仿佛平日的沉默俱是为了此刻爆发。桌上肴不必多，酒不能少，听他说年轻时的走南闯北，说几百人从赤霞广场打到大观园再打回赤霞广场，说就像这个夜晚曾赤手空拳在洪家楼教堂门口把几个小流氓揍得满地找牙。说着说着，猛不丁冲我来句：“孩子记住，人生在世一定要开！”然后我们一起举杯邀明月，仰脖喝光光。

二成本姓马，原是大户人家，因战事家道中落，传到他基本什么都没剩下。二成有文化，尤其对老济南民俗文化研究颇深。“东芙蓉，西奎文，曲水亭街后宰门”、“东更道，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庙”这样的顺口溜对他来说简直是小儿科，一张嘴能从天亮说到天黑，不带重样。二成好面子，朋友向他借钱，明明手头没几个儿子，偏要勒紧裤腰带硬塞给人家，嘴上还说不着急还。他常跟我感叹这个互联网时代人都浮躁了，都想着发达，丢掉了豁达；人都奇怪了，远方网友能聊到床上，隔壁邻居见面却不认识。

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一点儿都不假。他们耿直老实地活着，他们絮絮叨叨地生活，他们是济南娃娃。这一代代一群群一个个济南娃娃不牛逼不浮夸地画着这个城市的模样，画出了缓慢、平庸和追求时尚却怎么也追不上的济南。

而我，生于斯，长于斯，择一城而终老，济南挺好。



【历下亭】

13路公共汽车

□蔡长杰

23年前，我从沂蒙山区参军来到济南，部队驻扎在济南市西南郊104国道边的一个山坳里。新兵下连后，才有机会跟着班长去了一趟市里。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乘坐的一辆破旧的13路公共汽车。从此，13路公共汽车成了我去市里唯一的交通工具，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破、慢。



整个13路车队里没有几辆好车，几乎全是别的车队里换下来的旧车。多数汽车样子和我小学课本上天安门前行驶的汽车一样，尽管大多数车都经过了大修，可喷上新漆后看上去更别扭，就像一个老头穿了件靓衣一般。汽车半路上经常熄火，我曾经下车帮司机师傅用大长摇把发动过车队大多数的汽车。有一次，我问司机为什么13路车队里全是一些破车，司机笑了笑没有回答。

从党家庄坐上13路到市立五院，足足一个小时。车子一到下坡，司机就熄火，车子慢慢地往前滑，快到车站时也会提前熄火让车往前滑。车子上坡时，司机一般用一档爬，就这速度，我曾经提前下车打过出租车，因为部队迟到超假是要处分的。后来听说是因为车队出了个省油有奖的政策，对此，我私下里对车队也发过牢骚。后来，13路出现了“专线”车，的确快了许多，可是车次太少。102路电车开通后，13路车到建材学院（济南大学）后几乎下空，都转乘了102路电车。

之所以对13路有着深深的感情，不仅是因为它方便了我，更主要的是那位文静的卖票姑娘使我心动了几年。第一次跟班长去市里，我跟班长争着买票，最后班长还是让我了我，就在这时她向我微微一笑。我却面红耳赤。尽管她不漂亮，此时，我已心动！为了见上她一面，我也曾几次上车下车。我考上军校临时走时，想向她表白，可是她已不再卖票，被车队推荐学车去了。军校毕业后，为了她，我找人又回到了原部队，可她早已当上了司机，我这才知道她已结婚。

尽管她已结婚，但我乘车时还是想尽量多看她几眼，几分安慰中心情好了许多。她却周六周日与另一女司机进行了换班。这老司机长得很凶，嗓门也大，有时骂骂咧咧。有一次，在始发点我和战友提前钻进车里，被她臭骂了一顿。事后我每次乘车有意避开她，可偏偏经常乘上她的车。

我从部队转业后，家也搬到了市里。后来回老部队才知道13路改成了86路。无论是13路还是86路，如今全都换成了无人售票的新车，现在经过老部队的公交车已增加了22路、23路。回眸间，济南的城市交通日新月异，可我还是有些怀念以前的公交车。